

邱 陵 譯

蘇聯兒童生活



上海 兒童書局 印行

譯 者 的 話

蘇聯的少年兒童隊，是有長久歷史和光榮傳統的。早在一九一九年，在莫斯科紅場，曾經舉行過一次青年大檢閱，他們稱呼自己的隊伍爲「少年共產黨」。當時，列寧也參加了。後來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，莫斯科的少年兒童隊大檢閱，在紅場上正式出現了。

蘇聯少年兒童隊是由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領導的。他們的組織系統是大隊——中隊——小隊。大隊和中隊設有委員會，並由委員互選一人做主席，小隊設隊長。這些主席隊長都是由隊員用民主方式選出的，每年九月裏改選一次。大隊設有輔導長，中小隊設有輔導員。這些輔導人員由青年團員或教師擔任，受青年團區委的領導。

蘇聯少年兒童隊的宗旨，正和中國少年兒童隊的宗旨相像，「在學習和各種集體生活中，團結和教育少年兒童，培養他們成為愛祖國、愛人民、愛勞動、愛科學和愛護公共財物的優秀兒女。」

在最近這一次的愛國戰爭中，他們協助紅軍和游擊隊偵察敵情，幫助軍人家屬，為傷兵服務，甚至上火線，參加戰鬥。在平時，他們熱烈地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，特別是在集體農場中，發揮了輔助的作用。同時，他們又努力研究科學和實驗，使學習和實際相結合；常常到郊外去旅行，鍛鍊身心，接觸自然。少年兒童們也就在這種集體的生活裏，發揮了驚人的創造天才。

蘇聯政府為他們設立了許多文化福利機構，如：少年兒童宮，少年兒童夏令營，兒童之家等等。他們的生活是活潑、愉快、幸福的。

本集裏的五篇文字，是從「友愛的伙伴」雜誌裏譯來的，雖然只是他們生活的片斷記載，不過，他們生活的全貌 是不難從這裏想像到的。

譯者的話

大家庭的主人們（蘇聯·索蒂尼克作）……………1

一天的開始……………	1
「兒委會」是什麼……………	4
代替了亂草和蕁麻……………	6
阿比西尼亞的克魯孟伯……………	9
這一切都是自己做的……………	12

我們的果園（蘇聯·杜蒂肯娜作）……………16

第三個主席（蘇聯·郭勒斯肯作）……………24

個人做模範……………	25
小演員們……………	27
博物館……………	28
學校的「出版局」……………	30
少年兒童隊的馬鈴薯……………	31
皮鞋小組……………	33
八十個勞動日……………	34

齊林娜的小隊（蘇聯·季托夫作）……………36

林中的堡壘……………	36
我來介紹一下……………	37
「能幹的手」在幹些什麼……………	39
齊林娜圖書館……………	40
為什麼要選舉他做小隊長……………	41

談談紅領巾（蘇聯·顧瑟夫作）……………44

大家庭的主人們

蘇聯·索蒂尼克作

一 天 的 開 始

小汽船載着我，沿着烏拉爾的美麗的白河走了一整夜，第二天一清早，就停在濃密松林下面的岸邊了。我走上了岸，隨即到了一個乾淨的小村中。這個小村是幾幢嶄新的兩層樓房所組成的。這幾幢房子之間，果園和菜園滿鋪着綠色，小路旁邊栽着一些小樹。花壇上的鮮花，在初出的太陽光裏閃耀着燦爛的光輝。

這時候，還早得很。村中的人們還在睡夢中。在一幢房子的跟前，我遇見了一位更夫，他正在和值日導師查哈諾芙娜談話。

我問候了一聲，並且說，我到阿赫列布林的「兒童之家」註來，爲的是要知道小朋友們的生活情形，以便記下來登在雜誌上，介紹給別的小朋友。

「哦 你想認識認識我們的主人們，那真太好啦。」值日導師回答道。「祇是他們還在睡覺呢。呃，不過，走吧，看看再說。」

我們上了一幢房子的台階，走進了走廊，查哈諾芙娜隨手就把面前的房門拉開了。

這是一間舒適乾淨的房間。牆上掛着織了幾隻貓咪的牆毯，用「紅帽子姑娘」故事畫和其他的圖案，佈置了一個舞台，窗上掛着窗簾，沿着牆，一行行地擺着小床，在那些小床上的紗被底下，睡着一些最小的女孩。有一個女孩皺着眉毛，咕嚕咕嚕地說夢話：

「把貓咪還我，跟誰去說嘛？把貓咪還我！」

我們由這幢房子到那幢房子，走了好久，到處都是舒舒適適乾乾淨淨的。

註：蘇聯的「兒童之家」，和我國的孤兒院或兒童教養所相像。它收養的是些沒有父母的孤兒，和沒有親人在跟前照料教養的孩子。

從廚房裏傳來了第一次的鈴聲——廚子已經把早餐做好了。從一個開着的小窗洞裏，遞出了很多杯滋味挺好香氣勃勃的可可。「兒童之家」的主任杜孟洛夫就從自己的宿舍裏走了出來。

「主人們馬上就要醒了。」他說着，並且向我問好。

正在這時候，在我們看不見的樹林後邊，吹起了少年兒童隊的軍號。同時，我們跟前的一幢房子的門就打開了，從裏邊跑出一個大約十三歲的男孩，在他後面，又跑出了第二個，第三個……。許多小朋友也都從所有的房子裏跑出來了，全都穿着短褲和背心。空氣中充滿了愉快的笑聲和鈴聲，他們隨即向樹林後邊一個什麼地方的運動場跑去了。

過了半點鐘，孩子們洗了臉刷了牙，又鋪了自己的床被，都在食堂裏吃完了早餐。再過一點半鐘，村中的「居民」就到學校裏去了。剩下來的不過是些輪到第二批去上學的孩子們。杜孟洛夫已經告訴過我，第二批孩子們是在晚上讀書的。因此，我倒很想知道

他們在讀書之外的空閒時間裏，究竟做些什麼。

「呶，我們的一天，現在開始了。」杜孟洛夫說着，就把從我們面前跑過的一個男孩喊住了：「畢洽！快點！去找幾個兒委會的委員到這裏來吧。」

這個男孩就一聲不響地，像飛箭似地跑去執行這個命令了。

「兒委會」是什麼

過了幾分鐘，就有一個瘦瘦高高的、帶着嚴肅的神氣、幾乎滿臉雀斑的男孩向我們走來了。

「這是柯良，」杜孟洛夫說，「他是兒委會學習勞動委員會的主席。」

在柯良後面，又有一個頭髮發亮、熱情奔放的女孩來了。

「呶，這就是兒委會的主席，又是幼年園藝家小組的組長——索尼婭。他們馬上就會把這裏的一切事情告訴你的。」杜孟洛夫說過之後，就到辦公室裏去了。

小朋友們都望着我們。

「我們從什麼地方講起呢？」柯良問道。「從農場開始嗎？」

「可以從農場開始，」索尼婭同意道，「我們就走吧。」

兩位小朋友領着我順着一條小路走着。小村的空氣中，喧嚷着幾百個孩子的聲音，好像晴天的蜂房一樣。最小的一些孩子們在草地上玩着洋娃娃，還有一些在紫丁香的樹叢裏捕捉玩具狗熊和玩具兔子。那些大的男孩和女孩，隨身帶着鋤頭和灑水壺，急急忙忙順着小路向什麼地方走去。從一幢房子的開着的窗子裏，傳來了一陣陣鋸子的聲音，和鐵錘捶打的聲音。在另外一個地方，又聽見了縫紉機的聲響，和女孩們的聲音。

「呃，『兒委會』是什麼一回事呀？」我向小嚮導問道。

「就是兒童委員會，」索尼婭答道，「好比是學校裏的學習委員會。」

「哦，原來是這樣的。唔，那我們就走吧！」

代替了亂草和蕁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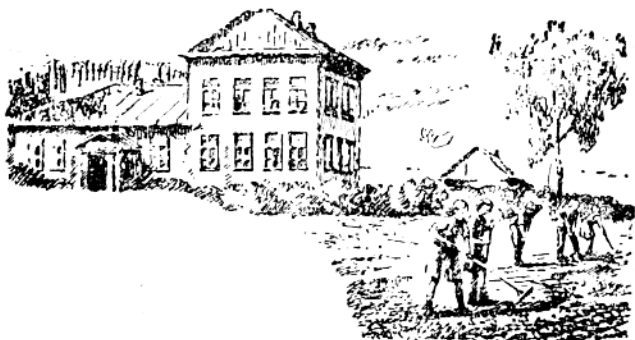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打開了小門，走進了果園。在左邊，整齊地栽着一行行的小蘋果樹；在右邊，黑覆盆子的灌木，泛着綠油油的顏色，並且延伸着種了和蘭莓的長長的園地；在果園遠遠的角落那邊，一塊大園地上，長滿了馬林果，（莓子的一種——譯者註）大約有十個男女孩子在那裏工作。靠近籬笆邊，還栽了些白楊和楓樹。

「呃，怎麼樣？我們的果園你覺得滿意嗎？」索尼姬問道。

「這是一個最好的果園呵。」我誠意地讚賞着。

我的嚮導們就微笑起來。

「可是您得知道，這裏在兩年以前，沒有一棵灌木，也沒有一棵小樹，」柯良說，「生長馬林果的地方，原先生長着和我一樣高的蕁麻，栽蘋果樹的地方，原先生長着牛蒡草！」



「我還記得，」索尼婭搶着說，「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三號，我們召集了一次『兒童之家』全體兒童大會，決定連絡優秀的幼年園藝家們來參加競賽，實行打倒牛蒡草！把這個地方變成一個真正的果園，來種植漿果。接着我們就動手……這要耗費我們多少勞力呵。說起來真嚇人！可是，一切一切，全是我們自己幹：有的人清除園地，有的人到樹林裏去找枯枝來編籬笆，還有一些人就去運樹苗。」

「栽樹是在一個星期天。也許你可以想得到，那時候我們是實行了一次總動員的。」

「爲什麼要總動員呢？」我問道。

「怎麼『爲什麼』？嗨，那時已經是春天了，再不能讓種植的時間拖長下去，所以我們在一天之內，就把

所有的馬林果和覆盆子統統種好了。一共是九十七棵馬林果，和十五棵覆盆子。」

「和蘭莓和蘋果樹，我們已經栽遲了，」柯良補充道，「蘋果樹我們只栽了九十五棵。」

索尼婭隨即走到一棵蘋果樹跟前，指着一塊木牌問我：

「看見麼？」

我一看，原來木牌上用墨筆很精細地寫着：「索尼婭植」幾個字。

「每一棵樹上，都要寫上我們自己的名字的。」索尼婭解釋道。

我們向馬林果灌木叢走去，有些小朋友在那裏工作，正在摘取那些大而多汁的漿果。他們圍着我們，互相擠着，談論着幼年園藝家小組的成就。

「我們已經數不清馬林果的數目了，我們的整整十塊地，都被馬林果佔滿了。」

「還有和蘭莓子 種了七塊地。」

「你知道，這是多麼富於營養的果品呵！你到倉

堂裏去，送上來的第三道菜，就是新鮮的漿果，那都是我們自己的出產呀！]

「好啦，現在，」柯良說，「到實驗園去吧。」

「阿比西尼亞的克魯孟伯」

這裏是精確的一行行、一塊塊的園地。捲心菜大而深綠的葉球，生長在地上，胡蘿蔔和甜菜以及別的蔬菜的纓子呈現着綠色。小朋友們正在地上操作。一部份人在摘黃瓜；一部份人蹲着在尋找什麼，等到尋着了，就在簿子上記了下來；還有一部份人就在稠密的胡蘿蔔地上鋤草。

「呶！」索尼婭一邊輕步走着，一邊說道，「我們的幼年實驗家小組在這裏工作。小組的每一個組員，都有一塊地，由他們各自在那裏實驗。」

我走到了種着捲心菜的兩塊地跟前。有一塊地的捲心菜已經完全成熟了，可是另外一塊地上的，卻剛剛把葉子捲攏來。每一塊地都分成了兩半：一半地的捲心菜大極了，另外一半地上的就顯得小多了。



「這些地是達馬拉和季納兩個人的」，索尼婭說，「她們栽培的是『含炭酸銅綠種』和『早熟第一號種』兩樣品種。一種用不着施肥就能生長，另外一種卻必須施肥。現在我們想弄明白，在我們的園地裏，究竟哪一樣品種的收成特別多，哪一樣需要肥料多些，哪一樣需要肥料少些。」

幼年實驗家小組的女指導員麗娜到我們這裏來了。

「呃，你是怎麼的，索尼婭，值得我們驕傲的『克魯孟伯』(註)沒有告訴他嗎？」

「對啦，對啦，『克魯孟伯』！來，來吧。到這裏來！」

註：「克魯孟伯」(Krombe) 是非洲的一種植物，它的葉子很像蘿蔔，含有大量的植物油，它的功用，相當於油菜。

柯良和索尼婭同聲喊道。

在一塊地上，生長着我從來不曾見過的一種植物。看了它的葉子，使我想起了蘿蔔的張開的大葉子。這種植物的長而肥大的莖，有一公尺多高。這時，有兩個女孩和一個男孩正站在這一塊地的旁邊。

「我來介紹一下：這是郁亮，這是郁娜，這是歐黎揚。他們現在實驗的是『阿比西尼亞的克魯孟伯』。呶，就是這種植物。這是莫琦亞去年給我們帶來的，現在長成這個樣子。我們想得到更大的收成呢。」

「請等一等，」我打斷了索尼婭的話，「請你先給我說明白『克魯孟伯』是什麼。」

「『阿比西尼亞的克魯孟伯』，這是非常寶貴的含油量很足的一種植物。」索尼婭從上衣口袋裏抓出一撮又圓又小的像砂子一樣的種籽。「在一九三一年，佛羅內茲植物場從非洲阿比西尼亞植物園運來了這種種籽，僅僅只有一公分。很多人以為『克魯孟伯』長不起來，何況我們這裏又是這麼冷。然而，它還是生長起來了。去年春天，我們從幼年自然科學家植物場

裏取來了四十公分『克魯孟伯』的種籽，我們費了整整一個夏天，來種它，照拂它，從這四十公分中，我們得到了二十公斤的收成。」

小小的、皮膚微黑的郁娜補充道：

「我們決計把『克魯孟伯』推廣到我們全區，送了四公斤的種籽給鄰近的集體農場，我們自己也種了整整一公頃。」

這一切都是自己做的

「現在去看看我們的『工業』吧」，柯良提議道，隨即向小村中的一幢房子走去。

走了幾分鐘，我們就出現在一間大房間裏了，那裏有人正敲着鐵錘，還有拉鋸子和兩架車床的聲音。在車床和鉋床旁邊，站着一些男孩，正在全神貫注地工作。年紀稍老的技師在房間裏照料着，一時停留在這邊，一時又站在那邊。

「您好，巴夫羅菲奇！」柯良向他打招呼。

巴夫羅菲奇握着我的手，並且壓低着嗓音對柯

良說：

「介紹工作場，沒有什麼興味。你還是去把我們的製成品告訴他吧。」

「對啦！不過，這樣我們就得走遍全村吶。」

當我們走出工作場的時候，柯良說：

「你知道巴夫羅菲奇是個什麼技師麼？真了不起！那時候我們第一次學習，連一個簡單的鐵錘也不知道怎麼個拿法，可是現在，這種東西我們都會做了！……呶，你瞧！」柯良在少年兒童室裏打開了一個櫃，帶着高興的神氣說。「呶，滑雪鞋！三十雙！我們不用商店裏出賣的滑雪鞋，所以決定自己做。先把樹木鋸下來，在巴夫羅菲奇的指導之下，又鋸成板子，再把板子磨光，就成了我們所需要的滑雪鞋啦。」

滑雪鞋的外表，和工廠製成的絲毫沒有分別，他們做得這麼精緻，這麼堅牢。

「還有棋子呢！」當我們走進另外一間房間——娛樂室的時候，柯良說道。「您看，這種棋子，我們做了四套哩！」